□徽印象·艺术

隐忍静穆王冠亚

周玉冰

王冠亚是严凤英的丈夫。因为严凤英是黄梅戏一代宗师，人们介绍王冠亚的时候，免不了都要带上严凤英去介绍。

其实，撇开严凤英，王冠亚的成就也够大的。他创作改编了电视连续剧《西厢记》、《貂蝉》、《桃花扇》、《孟丽君》等近20部黄梅戏电视连续剧，多次获大众电视“金鹰奖”和“飞天奖”。尤其是《小辞店》、《孟姜女》里的经典唱段，更是长唱不衰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在老家望江一个镇的中学教书。每天一有时间，房间就聚集了许多同事。那时VCD是个稀罕物，我们通过它观看黄梅戏，大多数是王冠亚的作品。那时，没想到能在此后的岁月里与他结成忘年交。

第一次拜访王冠亚是在2001年，当时有个宿松老板说想把小孤山的故事搬上荧幕。那是个下午，阳光从一扇门里透了进来，明朗而柔和。当时，我都不敢相信面前是一位73岁的老人。那天，他兴致很好，还唱了几句黄梅戏给我听，嗓音真是嘹亮。

此后，我常去他家，与他聊过去的事。有时候，我们聊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《严凤英》，他说那时思想还保守，没放开去写，便开始修改工作，可惜，因为身体原因，这件事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完成。

王冠亚出生在武汉，母亲是三河人，逃难到了汉口。父亲在邮局工作，是著名的京戏票友，曾拜师梅兰芳。这自然影响了王冠亚。从小就喜欢上了京戏、诗歌、木刻。他的篆刻也好，钱君匋看了后赞不绝口，还为他和严凤英刻了一对夫妻章。安徽许多书画家的印章出自他的手。晚年刻不动了，但他答应的人都记着。有一次对我说，他答应给书画家王家琰刻印，一直没有完成，为此很愧疚。

爱妻严凤英去世后，王冠亚默默地忍受各种苦难，艰难地抚养两个孩子。为严凤英平反奔走，在写电视剧的时候，他特意把自己写的很软弱。没想到，电视剧播出后，许多人误解了他，说是他不救严凤英，害死了她。这真是误解！那是一个多么疯狂的时代，他一个老实、善良的文化人，怎能拗得过军代表？他不辩解，默默地写他的剧本，为黄梅戏培养人才。韩军、周莉、陈小芳、杨俊、吴琼、魏蕤都曾得到他的帮助。历经了爱妻含冤去世之后，他更是那么善良，好像世界没有什么不可宽恕的事。

文革时期，他被关进牛棚。腿不好，走路慢悠悠的。大多数时间里，他的生活节奏基本上是看书，写作，有时写毛笔字。他曾与严凤英一起受赖少其建议练书法。他喜欢王羲之的字。有一次，在九华山的一次书展上，赵朴初赞赏他的文人书法。他很喜欢“高岗会有凤鸣时”这句话，一定是有特殊感情吧。

这些年，我受朋友之托，找他写过不少字。也有许多其他人向他求字，包括为一些庙宇写经文。他答应下来的，总是要完成，一段经文数百字，慢慢地写，写好挂在墙上慢慢地看。就在2012年他住院前，听说有人把他的字拍卖了不少钱。我劝他要抽空写点字留给孩子们做纪念，也锻炼身体。他点头说是的，没想到随后就病倒了，再也没有站起来。他去世前两个月，一个学生受人委托找他写个寿字，他在家人扶持下坐着写了，写完后，很开心。

他生病后，一直不喜欢待在医院。也许是待在那，脑中就是45年前爱妻严凤英深夜躺在安医的情形，那是他深深的痛。他是真的舍不得离开与严凤英一起生活的地方，45年的孤独相守，那里的气息、记忆完全融入了他的骨子里。

2013年4月16日早晨，他走了，很安详。大家都说他追随爱妻严凤英去了。是的，我们都这么想。



严凤英一家



身着军装的王冠亚

□徽印象·遗存

伍子胥与含山昭关

祝俊生



含山县西北大小岘山和昭关周围，是古代兵战要地。《方舆纪要》注重军事，把大小岘山列为清初江南四大名山之一，在南京钟山、和县西梁山、马鞍山市采石山之后，即推大小岘山。春秋时，此地是“楚尾吴头”，两国边关。昭关故址，在含山县北小岘山西侧山隘之中。这里两山对峙，古称有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”之势。春秋时为楚国东部边界，当吴楚交通要冲。据史书记载，当年伍子胥避难，曾从此关经过。

伍子胥，名员，春秋时楚国大夫伍奢的次子。鲁昭公二十年（公元前522年），伍奢、伍尚父子含冤身亡，权奸费无极又唆使楚平王斩草除根。伍子胥被迫流亡，夜行昼伏，历尽辛苦，辗转经过宋、郑、陈诸国，最后带着公子胜潜越昭关，直奔吴国。

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须发俱白，故事流传广泛，民间妇孺皆知。楚平王七年（前522年），伍子胥因其父伍奢、兄伍尚被平王杀害，转辗逃难，混出昭关，投奔吴国，立誓复仇。司马迁《史记》记载简略，只说“独身步走，几不得脱”。《韩非子·说林上》记载机智闯关：当昭关守军盘查时，伍子胥集中生智，谎称平王搜捕伍某，是因为我携有珍宝，如今宝物已失，关上若欲捕我，我将说宝物已被关官搜去，据为私有。关官畏惧，无奈放行。

还有一种传说是：伍子胥在关内看到城门上挂着他的图像，逡巡不前，无计可施，而后面的追兵又即将赶到，因此一夜之间急得须发皆白。他担心天亮过关被人识破，便心生一计，半夜摸到关前学鸡叫，引得附近的公鸡提前报晓。关吏睡眼惺忪，误以为时辰已到，便把关门打开，使伍子胥得以从容不迫地逃出昭关。

南宋隆兴元年（1163年），大臣张浚曾在昭关筑城抗御金兵。明朝万历年间（1573年~1619年），和州知州郭子芳又在此建造伍子胥祠，祠内有伍子胥石像和木雕像，左右有东皋公和皇甫讷像相伴，并有碑纪其事，外间有马道、泥马，均涂四彩釉。现在，昭关城楼、祠、碑等均已不复存在。然而，伍子胥白发过昭关的传说故事，却使这座阅尽风雨沧桑的昭关闻名天下。

伍子胥过昭关，在小说、戏曲中有绘声绘色的详尽描写。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都有描绘。唐代诗人元稹作《楚歌》咏史：

“平王渐昏惑，无极转承恩。
子建犹相试，伍奢安得存。
生居宫难閟，死葬寝园尊。
岂料奔吴士，鞭尸郢市门。”





品读·徽商故事（剧本连载）

徽印象

范寿鸣

（乾隆十六年——1752年）

1-1日内景[客栈]

钱汝诚 曹树卿 胡守志（钱汝诚是京城来的筹纸官员——官位（1748年）进士）

1752年，初春清晨，江南此时已是春暖花开，景色怡人。扬州街道上，远远走来几名衣着华丽的外乡人，走到一家客栈门口，几人停下了脚步。

曹树卿：大人，我们就在这家客栈住下吧！

钱汝诚：也好，这里看上去与我老家嘉兴的院宅挺像，就住这了。

胡守志上前，对柜台后面正在算账的掌柜说道：掌柜的，来间独院上房，再给我们送点小菜。

掌柜抬眼，笑呵呵地弯腰说道：好勒，几位客官您里边请……

说着一边引着他们往里面走，一边看了眼胡守志身后跟随的钱汝诚、曹树卿和后面跟随的两名仆人。

刚走两步，就听见门口一阵喧哗声，一个粗声粗气的男子骂骂咧咧地说道：刘庆，你他妈这个月的份子钱想拖到什么时候？

客栈掌柜的身形一震，忙扭脸看着门外，见一个长相丑恶的彪形大汉和几个地痞瞪着他，急忙冲旁边一个伙计使了个眼色，让伙计领着客人进去，自己陪着笑脸迎了过去说道：郝爷，您里边请，先喝杯茶歇歇脚，我这就给您筹去……

刘掌柜费尽口舌低声下气地给彪形大汉说着好话，却不料那大汉一巴掌打在刘庆的脸上，骂道：你奶奶的，大爷没空喝茶，今天你不把份子钱交了，小心老子一把火烧了你的店！钱汝诚皱了一下眉头，脚步顿了顿，仍是缓步跟着客栈伙计走入后院。

伙计领着他们进了独院，刚要转身离开，被钱汝诚叫住问道：伙计，刚才那是什么人？

小伙计一弯腰神色紧张地小声说道：客官，您不知道，那是我们扬州东大街的一霸，叫李魁，仗着自己在衙门里有人，拉上几个地痞无赖收我们的份子钱，说是交钱保平安，没钱没平安……

伙计刚说到这里，被急冲冲走进来的掌柜刘庆喝住：小三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，前面客人等你招呼，你又跟客官饶舌……

看见几人没有什么不悦的表情，脸上赫然带着手掌印的刘庆笑呵呵地说道：几位客官先洗漱一下，酒菜马上就送过来。说着，瞪了一眼小三，两人退了出去。

钱汝诚摇头微微一笑说道：呵呵，没想到扬州城内竟也有这般地痞，还以为富庶之地无蛮夷。胡守志：大人，要不我去与他们理论理论。

钱汝诚：不了，弄大了，难免引来官衙的人，这次我们奉旨办差，不打扰扬州府衙为好。

说完，摆了摆手，径自走进一间上房。

待简单洗漱之后，钱汝诚唤来曹胡二人。

钱汝诚说道：扬州地，乃天下盐事大全，此次暗访，是为朝廷复修《两淮盐法志》做佐普查，重点收罗私盐泛滥、盐枭猖獗如此原委启昭。此外，还另有一事亟需办理。

曹胡二人带着一丝惊讶的神情面面相觑，不知钱汝诚所指。

钱汝诚：圣上书房三希堂中有很多传世字画，其中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为圣上的至爱，这不是因为画师的画艺精湛，而是因为此画所用纸张特殊，画品是南唐李煜时期王齐翰所作，历经岁月蹉跎至今仍如新褶，我不止一次地听圣上对这纸赞赏有加、情有独钟的感慨之言，甚至圣上看到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之后就有不下笔墨之意，这种纸就是澄心堂纸，出自江南，只可惜，制艺早已失传。

曹树卿：那……大人说的办理又为如何？

钱汝诚：造纸技艺，历时历代民间高人辈出，渊源流长，只是官府没有勋兴纸业，墨客求纸也是囊中羞涩，做纸不赚钱，自然没人悉心研制。这次在扬州，我们就可以悉心查看有上好纸品的店铺，通过商人，让他获利，获大利，只要他拿的出来类似澄心堂纸那样的纸品。

胡守志：大人都已说了，那纸都已失传了，天下哪家店铺哪儿去拿澄心堂纸？

曹树卿：重金之下必有勇夫，商人的才智虽是唯利是图，这个图，不可限量啊！

钱汝诚：这样，明日我们的主差还是一早先去一些盐场，再侍机与一些盐业散商接触。

曹树卿插话：这个，我已经差人有安排。

钱汝诚点点头，接着说：然后我们再探访一下，扬州城里有多少经营文房货品的店号，我们一家一家走着看。去年尚书房的人到扬州办差，我托他问过扬州府衙的人，说是扬州有几家文房货品的店号在经营澄心堂纸，扬州人多知道澄心堂纸的价值，知道他们经营的澄心堂纸纯属假冒，所以，尚书房的人也就没有把他当回事，像这样叫名买卖澄心堂纸的店号一定要去。

曹树卿：假冒也有假冒的高比之鉴，能以假乱真者必有其实质之理啊。

钱汝诚：哈哈！好一个以假乱真，但跟圣上禀明仿制澄心堂纸，也是澄心堂纸的复兴之举。

1-2日内景[新安字号厅堂]

汪万清 钱汝诚 曹树卿 胡守志

市井街人头攒动，各地客商人来人往，钱汝诚带着曹树卿、胡守志等人来到一家专营文房四宝的店前，店招牌上赫然写着“新安字号”四个大字，步入新安字号店堂。

钦林上前侍迎：各位先生，您请这边坐，伙计，看茶。 小伙计端来一壶茶，各倒了一碗，一一 双手奉上。 钱汝诚品了一口：嗯，不错，好茶！ 钦林：先生到咱柜上来是买笔砚的还是买石墨纸张的？ 钱汝诚看了看左右：来新安字号，自然是来买澄心堂纸！ 钦林：有，上好的澄心堂纸。

小伙计堆起笑：爷请稍候。 说罢小伙计走到墙里的箱柜前搬来一叠澄心堂纸。

曹树卿从面上抽取两张，用食指与拇指疏捋了一下递给了钱汝诚。

钦林：我们新安字号的澄心堂纸光滑厚实，水墨不易渗透，是地道的古法制作……

他见钱汝诚专注探纸沉吟不语，继续说道：先生想必是墨客大家？

钱汝诚：是买卖之人，对文墨之事只是有所喜好，能问你的这个澄心堂纸的出处吗？

钦林一脸愉悦，摇头晃脑：新安江水清见底，水边作纸明于水，新安字号当然经纶新安货色。

钱汝诚叹了口气：只可惜啊，新安无绝传了。说着钱汝诚站了起来将澄心堂纸重重放到桌上：新安——黟，歙间多出良纸，有凝霜、澄心之号，后有长者达50尺为幅，自首至尾，匀薄如一，我看你这澄心堂纸恐怕是自创一色，别是一宗一派啊。

钦林发出一声冷笑，眼睛看着天说道：先生是看纸？还是买纸？还是“挑”纸？

胡守志：“挑”纸又如何？

钦林诧异：“挑”纸就挑，可不要伤了新安的名号。

钱汝诚一言不发地看着钦林，这时厅堂内突然有人说道：伤了新安的名号！ 有这么严重嘛！钱汝诚等人回头，见一少年人帘子一撩，走了出来。

钦林：这是我们少掌柜。 汪万清拱手道：在下汪万清，是新安字号小掌柜，大人要买澄心堂纸？

钱汝诚不愠不火，回拱手道：哟！ 少老板，幸会！ 幸会！

汪万清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眼睛落在钱汝诚腰间的一只玉佩上，脸色微微一变，他清楚这是宫中之物，此件为和田籽料青白玉，巧色雕刻一只欲飞的蝙蝠，尤其是双眼圆睁，蝙蝠身体就是扬州特有的用沙毛底工艺制作，是扬州上供的精品，扬州本地人没有谁敢拥有这样的玉佩。

汪万清抬眼迎向了钱汝诚的目光，那目光有几分犀利，这让汪万清避而不言，露出了思忖之色。当钱汝诚正准备去端桌上的茶碗时，汪万清抢先端起茶壶往里面续满了茶水。

汪万清：刚刚在下耳朵装到了几句，先生见识通达。说澄心堂纸天下一宗是对，说自创一宗一派，启不是说就不是澄心堂纸了？先生可是语出无意！ 却鞭打了我们这个小小的新安字号啊！

汪万清的目光落定在钱汝诚脸上，他知道自己的话过于自辩，却也无奈。这时，在与这些非等闲之辈交道，他的直觉告诉他，维护新安字号的澄心堂纸的品制意义非同一般，更何况新安字号的澄心堂纸是镇店之作。

钱汝诚脸色微变，他瞟了汪万清一眼，叹了口气，站了起来，与曹树卿、胡守志一起走出新安字号。

汪万清一边和颜寒暄，一边跟在后面道别。

1-3日内景[酒肆]

钱汝诚 胡守志 汪万清

酒肆人来人往，钱汝诚和胡守志正在对酌。 一个少年走了上来，少年吸了吸鼻子：嗯，好香的绿罗春，这么好的酒不请在下品尝品尝？ 钱汝诚端起酒杯一抬头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富家少年。 钱汝诚：你是？ 少年：大人不记得了，前些日子您还想买我的澄心堂纸呢！ 钱汝诚：哦，想起来了，新安字号少掌柜，请坐。 汪万清坐下。 钱汝诚：那天我说你们的澄心堂纸自创一色，别是一宗一派，其实并无他意，没想到你们反应激烈，哈哈，不说了！ 不说了！

汪万清：是的，在下只是一心专营祖业的澄心堂纸，皮之不存，毛将附焉，见笑了。

钱汝诚：哈哈，我看你少年意气上佳，可喜可贺，也是读书人吧！

汪万清：羞愧，前几年参加院试后，落名！ 就决意弃学从商。

钱汝诚：这是为何？ 你还是个童生，也不简单啊，功名以就，难道不如你的生意？

汪万清没有接着这个话茬，轻描淡写地说道：家父年势已迈，在下是长子，新安字号虽谈不上是一份多大的家业，但也得后继有人才是啊！

钱汝诚：还是谈谈你们新安字号的澄心堂纸吧！

汪万清：大人真是澄心堂纸的买家？

钱汝诚一脸诧异：不知你说的买家是什么意思？

汪万清：买家自然是行家，大买主的意思。钱汝诚端起酒杯一抬头与胡守志对视了一眼。

胡守志：哈哈！ 此话怎讲？

汪万清：澄心堂纸兴于南唐，当属御用纸张，南唐灭亡后，宫中的书画纸张也都被搬到了宋朝宫中，但宋朝皇帝不喜欢用澄心堂纸，又下令研制了别的纸张，澄心堂纸被束之高阁，制作澄心堂纸的技艺也渐渐失传。非行家，定不识澄心堂纸，这是其一；澄心堂纸流落民间，多是文人墨客嗜好，但这些文人墨客中大家尚少，买的起真正的澄心堂纸的人也就更少了，这是其二，我所说的买家自然就是指行家、买的起的买主。

钱汝诚：少掌柜说的很好，唉，恕直言，你的那批澄心堂纸可不是真正的澄心堂纸啊，厚薄不匀，且手感寡滞，也非上等纸品！

汪万清：大人好眼力，澄心堂纸出新安，历代宫廷御用纸张，当年百金售一幅，可惜啊！ 早已失传澄心纸法了，现在世面上能看到的自然全是仿制，即便是这样，却也分上中下等。 胡守志：你的该是几等呢？ 哈哈！

汪万清将目光转向胡守志：大人是指你看到的那批澄心堂纸？

胡守志看了钱汝诚一下，端杯饮了一口说道：你还有没有拿出来的另外的澄心堂纸？

汪万清：当然。只是那天没容在下言语起来，你们就匆匆而去，不过，大人的言语留在耳际，在下感悟至深，同时字里行间也透露了大人真是澄心堂纸的墨客大家。



钱汝诚：墨客不是，大家也谈不上，不过，新安字号少老板算是有心之人。

说着他把酒杯轻轻放到了桌上，不以为然地继续说道：只是老祖宗只留下了澄心堂纸，却没有留下纸的制法，这实在令人沮怀。不瞒少掌柜，此次来扬州顺道求纸，却是真切，能不能领我去看看你那批我还没看过的澄心堂纸？

汪万清：不急不急，大人可真是想买？

胡守志脸色微变，正要说什么，钱汝诚在旁使了个眼色，而后看一眼汪万清道：上等精品，当然买，而且你有多少，我买多少。

汪万清闻言一怔，甚感诧异：也不问个价？

钱汝诚：你刚刚说过百金售一幅，你是真澄心堂纸，就值百金，只可惜，你最好也就是澄心堂纸的仿制品，就像你说的，仿制品也分上中下等，即便你是最上等的，也超过不了百金一幅吧，我这话，说的可在理？ （未完待续）